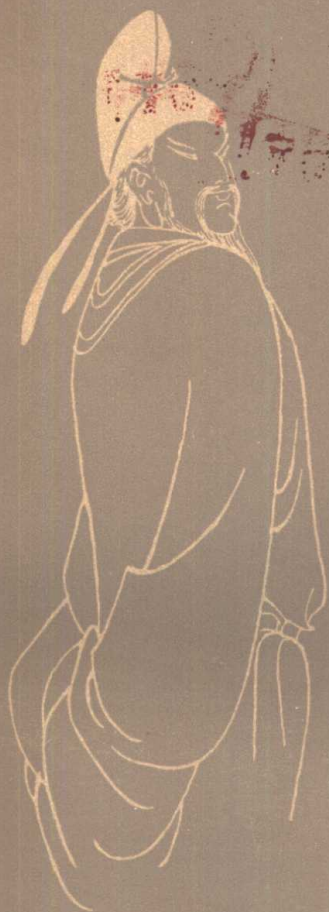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白外傳



田 一 文 著

江文艺出版社

5.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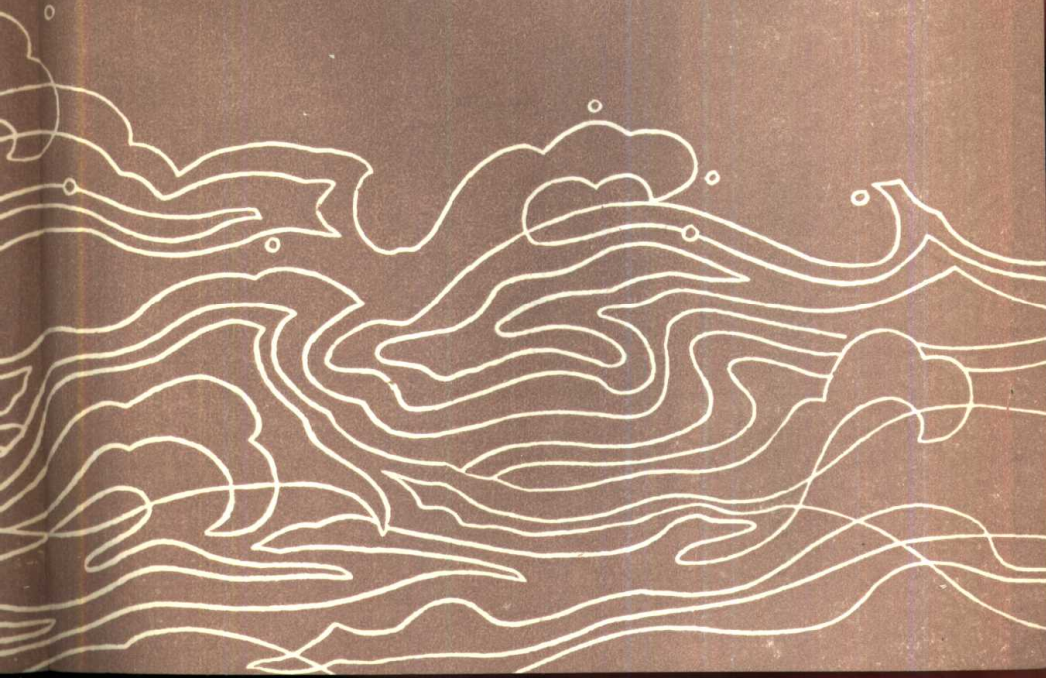
7

田一文著

李白外传



2 032 7287 7



李 白 外 传

田一文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96,000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2版

1983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44,401—95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05 定价：0.54元

目 录

一	仗剑出游	1
二	酒隐安陆	17
三	别妻应征	34
四	偶遇狂客	44
五	朝见玄宗	49
六	被酒进词	55
七	观舞伤情	64
八	斗鸡野宴	73
九	鼠毁狐谗	85
十	上疏请还	90
十一	洛阳初会	93
十二	汶上同游	102
十三	石门醉别	111
十四	暂归兖州	116
十五	浪迹南北	128
十六	从璘受囚	137
十七	流放夜郎	155

十八 秦州夜梦	164
十九 临终赋歌	172
后 记	179
后记之二	181

一 仗剑出游

唐玄宗开元十三年(公元七百二十五年)春天，李白佩上那把伴他已有十一年的龙泉宝剑，准备辞别父母，从蜀中出发去远游。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”。不过，有着非凡抱负的李白，在向故乡、向双亲告别时，还是依依不舍。因为这次辞亲远游，他没打算一年半载回来，临别之际，自然不免伤感，不免要回忆一些往事。

李白是在蜀郡绵州彰明县长大成人的。他依稀记得，是在神龙元年，自己五岁那年，才随父亲迁到本县山明水秀的青莲乡。从那时起，他便在故乡怀抱里生活，如今已长成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了，怎能在离开故乡的时候一点留恋也没有？不说别的，故乡的那座大匡山，就够他留连不舍的。从五岁到十五岁，诵六甲，观百家，纵览经籍，不倦地写诗作赋，哪一天不是匡山做伴？十五岁就练成的一手好剑，不也亏了在大匡山用功？更何况，父亲李客自隋末以来，高卧云村，不求仕禄，长年流徙经商，

好容易才迁回西蜀，巴望自己成人，巴不得能够早点含饴弄孙。而自己眼下又不能尽父子之情，心里怎能不难受！再说，母亲一向把自己当成心肝宝贝，这次骤然离开她远游东方，她自然难以割舍，可自己又何尝舍得！然而，“士生则桑弧蓬矢，射乎四方”，哪能让依恋父母和故乡的感情，永远系住自己的双脚？

话虽这么说，故乡和双亲，在李白心里，究竟舍之不下。就是蜀中的一草一木，他也舍不得。他舍不得奇绝的峨嵋，相如①的琴台，子云②的故宅，……他难舍蜀中的一切。可是，他更向往的是全国的名山大川。嗨，既然志在四方，那就速下渝州，飞出三峡吧。还这般依恋蜀中这个小天地作甚！

可怪，李白平常倒是个豪爽性儿，此刻却有几分为感情所困。他突然想起了尚书苏颋③出任益州刺史，他在成都投刺求见的事儿来。他还记得苏颋是怎样以礼相待，又是怎样当着群僚说了一些称赞他的话。苏颋说：“此子天才英丽，下笔不休，虽风力未成，且见专车之骨。若广之以学，可以相相比肩。”这句“可以相相比肩”的话，至今仍然鼓舞着李

① 相如即司马相如，成都人，西汉辞赋家。

② 扬雄字子云，成都人，西汉辞赋家。

③ 苏颋字廷硕，陕西人，唐文学家。

白。如今，李白远游，就是想施展才能，广交王侯，由布衣一举而为卿相。别瞧他年纪尚轻，他可已“骐驎筋力成，志在千里外”了。

李白也想起了父母在临别前夕的谈话。父亲是一位淡泊宁静的老人，他倒没有多说什么，只叮嘱李白此番出蜀，怀抱山川，不要忘了开拓胸襟。广交朋友，应该有所选择。游历四方，不可留连忘返，忘了叶落归根之理。母亲一向爱李白，舍不得李白骤然离开，不知说了多少难舍的话，流了多少眼泪。母亲的每一句话，李白都记得很清楚。尤其是最后说的那些话，使李白深受感动。那天，母亲泪光闪闪地说：

“儿呀，你父亲流徙经商，饱受风霜之苦，他是为的什么？他是为的你呀！你现在说走就要走，撇下我们两老，你就这么忍心吗？”

“你一定要走，我也不强留你。可是，有一件事要依为娘：这次出去，得个一官半职，只要娶了媳妇，就要回家。这就是你父亲说的叶落归根的意思。”

“为娘不会说话。有一句话你千万要记住。出去以后，不要忘记父母已是风烛残年，不要忘记回来为我们送终。我们只有你一个，你是我们的命根子。”

“走吧。骐驎志在千里，男儿志在四方。你放心走吧。”

临走前两日，李白还跑到匡山古寺去看望了教他剑术的老和尚空灵。李白拜空灵为师学剑多年，空灵总不肯以在俗姓名和身世相告。但李白估量这和尚有些来历。他文武全才，既善剑术，又腹藏经史，谈天说地，通晓古今。长得也很出奇：丈二身材，浓眉大耳，鹰鼻虎腮，而且腹肌下垂。披一件袈裟，挂一串佛珠。一望而知，此人在出世以前，必有雄才大略。只是他因何出世，因何隐姓埋名，却是一个谜。这个谜是个猜不透的谜。要去问他，只会讨来没趣。李白就曾问过此事，他却合十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说来已有好些年了。那一年，李白到匡山古寺求见空灵和尚。空灵一见李白，就很惊讶。那时李白不到二十岁，一表非凡。体态、神情以及眉宇之间，都显得那么飘逸。空灵见李白年少脱俗，颇觉悦目。李白跟空灵小谈以后，在古寺幽处的坝子里，从自己剑鞘里抽出宝剑，舞了一回。空灵见李白舞剑的路数倒对，只是未得要领。于是，从李白手中要过剑来，边说边舞，点拨剑术。李白想不到空灵的本领如此高超，当即匍匐在地，要拜空灵为师。空灵一笑，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师徒缘分，前生所定。请起，请起。我收你为徒好了。”李白站了起来，又向空灵长揖。空灵又笑道：“不必多礼了。我

看你倒是有慧根的。我的本领都可以教给你。”自此以后，李白便常到匡山古寺从空灵学剑。空灵不只教李白剑术，有时也向他说佛经，谈禅理。

这天李白去看望师父，空灵正在静室打坐。他听到李白向静室走来的脚步声。他睁开微闭的眼睛，瞟着李白。原来李白正站在蒲团前施礼。空灵笑问：“许久未见。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李白答道：“因后日就要出蜀远游，特来向吾师辞行。敬求教诲。”空灵听罢哈哈大笑一阵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忽然，他止住笑，手捻佛珠道：“出家人本不过问世俗之事。既然你是我的徒弟，我不妨说几句，你且记住。奸佞弄权，世事险恶，来日大难，好自为之。”说完，又合十默念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”

李白再往下问，和尚闭目不语，鼾声微作。这时，李白只好退出静室，在室外再向师父一揖，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
看来，李白在出蜀之前，着实有些留恋故乡，留恋双亲，留恋教他剑术的师父。但他终于不舍而又舍了父母，不舍而又舍了师父和故乡的一切。他怀着凌云壮志，高冠锦带，长剑横腰，昂然地登上了出蜀的长途。

李白从成都出发，道经渝州，不几天的一个挨

黑时分，船抵奉节。那天，船就泊在这里。李白在船上歇了一宿，并未登岸。第二天一绝早，船从奉节开出了。那艘木船，正是李白说的那种轻舟。它才离岸，就轻得象燕子似的飞行起来；只一眨眼工夫，那座在朝霞中总还隐约可见的白帝城，便那么一掠而过了。因为船是如此之轻，又是向下游行驶，所以船行之疾，好比风在荡桨，马在驾驶，快得简直没法形容。总之，那船儿似箭，若飞未飞，当真快得无比。船行固然很快，也不是那么神速。其实是李白的心情急切。从奉节到江陵有一千二百里之遥。船这样往下游直泻，敢情也只两天可到达目的地了。

这时，李白坐在船上，一心想把两岸的山景捉住。他大睁炯炯有神的两眼，惊异地望着连接云天的奇山，那两眼，睁如饿虎，摄若明镜。而他脸上露出的神气，又好比一个饕餮食客，要急着吞下一桌好菜似的，贪着吞下眼前的景物。但是，那奇伟的山景，只调皮地在他的眼睛里冲闯着，完全不肯多停一下。猿啼两岸，啼声不绝。它们发出的凄厉声音，倒清晰可闻。可那一重重的山，却只在眼前掠来掠去。它们不叫看清悬崖峭壁，就一古脑儿闪在船后了。就这么着，瞿塘峡闪在眼前了。

瞿塘峡是三峡之首，在奉节县东，此峡双岩插天，高峻使得阳光不敢在这里驻足。这里，只有积阴，只可听到奔涛的声音。瞿塘之上，有一些奇花异

草丛生其间。在舟上仰望，显得分外高远。朱紫还好辨，别的颜色都有点模糊。望久了，觉得目眩意昏，低头静憩，杂花纷纷落在眼前，原来是眼睛看花了。李白按剑坐在舟头，欣赏着瞿塘的奇绝景色。

川江，狂放不羁，波涛呼啸。小舟一进瞿塘峡，便感觉山岩、山嶂都扑向太阳，蔽住了日照。李白坐的轻舟，乘风而下。正当小舟要过滩的时候，李白忽见前面不远，有只舱室讲究的大船，船上有一人在挥笔作画。他是在写峻拔的山势，还是在写雄浑的大江，不得而知。但可想见那准是大图阔幅。他忙唤舟子前靠大船。这会，艄公把舵，正要过滩。江水湍急，跳溅，漩成涡流，象被谁激怒，哗然大叫。艄公不知何故，硬向涡流中驶去，冲着急流强靠大船。大船上一个中年船工大叫道：

“你们不知道这里是鬼门关？你们为什么朝我们这里强靠？你们不要命啦？”

小舟靠拢了大船。船工叫得口沫直飞，李白却听而不闻，出神地凝视着画师作画。

画师也跟李白一样，听而不闻。他已入画境，只凝神瞿塘，运笔纸上。

艄公抹去了前额的汗水，扣住大船的舷沿。李白按剑站在舟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画师把山势雄伟地着笔纸上。看到出神处，他失声惊叫道：“壮哉此山！这岂止神似而已！”

画师一面全神贯注，向纸上运笔，一面笑道：
“你倒颇有见识。”

李白觉得自己刚才两句话不免唐突，慌忙拱手道：“晚生一时兴狂，胡言乱语，望先生恕罪。”

“不必过谦，不必过谦。”画师说着，勾下了神奇的一笔，使山势更加逼人。

“先生，您不是吴道子大师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吴道子。你如何知道我的姓名？……”

李白答道：“晚生拜阅过先生的画卷，听人说过先生的风貌。乍见先生作画，写意跟道子画师一样，故知先生就是吴道子大师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吴道子笑道，“那么，到我船上来小饮一番，畅叙畅叙，如何？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已累得不行啦，走吧。”艄公说完，把扣住大船舷沿的手一松，小舟就掠浪而下。

吴道子见舟离大船，忙大声问道：

“相公，你何人？请留下姓名！”

李白回叫道：“蜀人李白！”

这时，吴道子听说是李白，忙叫书童：“快拿纸来，快拿纸来！”书童闻声，立将画纸铺在吴道子面前。吴道子抓起如椽画笔，急勾神运，只见瞿塘峡前，一叶小舟之上，李白按剑舟头，乘风破浪，风姿飘然。

真是神来之笔，简直要从纸上跃出来了。而李白自在瞿塘峡见了吴道子作画，更觉画意诗情，两不可分了。

一会儿，巫峡闪过去了，西陵峡也闪过去了。三峡天险，险在何处，是个什么样子，还没来得及看个真切，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时，船涉险滩，漩流大声怪叫，能叫心儿紧一刹那。船一过滩，惊涛骇浪没了，船又随天上的白云飞起来了。北魏郦道元说，“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”。是极言船行之速。船到江陵，并不止一天时间。

船行之时，李白贪看江景山色，艄公摇船把舵，都没有说什么。只在船到江陵前的那点时间里，艄公觉得李白的相貌服饰有些古怪，看去象个读书人，又身佩宝剑；要说是哪路的英雄好汉，又没那点草莽气。艄公心里纳闷，口里便吐出了问话：

“客官！我看你年轻英俊，满象个武举人。要不，就是哪一路的英雄好汉。你说，我老汉的眼力如何？”

李白仰天大笑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并非英雄好汉。不过，我是喜欢侠客的。”

艄公把住舵又问：“你是个秀才？”

“我是个舞弄笔墨的人。”李白说。向艄公笑了一下。

艄公盯着李白的宝剑。李白一瞥之下，发觉了艄公困惑的眼神，觉得有点意思。这时，艄公干脆爽快地问道：

“弄笔杆？弄笔杆是文人嘛。我是问你会这个——弄剑吗？”

“十五岁我就会舞剑了。可是，我是个文人。”李白微笑着说。

“好嘛，好嘛。善文，也要善武嘛。有两样本领，比一样好嘛。”艄公总算打消了疑团。他摇了几桨，稳住舵，喊道：

“客官，江陵到罗。你收拾收拾，准备起坡嘛。”

李白伫望江陵。

江陵浮现在暮色里。天上，有几只鸦雀在盘旋。滚滚江流，向下腾涌，正向东流去。

李白在江陵住了一宿，跟着又向南游历，泛洞庭，登苍梧（今湖南宁远境内）。后又游襄汉，上庐山，并沿江东下，游历了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、扬州，和浙江沿海的一些地方。名山大川，开拓着李白的胸襟。这儿那儿的古迹，更使他慷慨高歌，自许古人，激发他为苍生社稷立大业建奇勋的理想。每游历一地，他总要结交二三豪杰，周济一些落魄文人。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钱是可观的，但他却挥金

如土。他在东游维扬(扬州)的时候，一年不到，就花钱三十余万。他常想：人生贵知交，这钱算得了什么！穷了自己，济了别人。岂不正好？

李白不但轻财好施，而且存交重义。南泛洞庭时，在舟中遇到一个同乡，便和这个同乡结伴同游。这个同乡姓吴，名叫指南，是一个年轻豪爽，孑然一身，无亲无靠的流浪者。他一结识李白，就和李白订了生死之交。

一天，吴指南忽然病倒了。一天一夜，李白守在他身边，时而伺候汤药，时而伺候便溺，连眼皮也没眨一下。李白就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可共生死的好友。他感激地望着李白做那些护理的事，几次要想说些什么，又觉着随便什么言语，也难以说出自己的心情。他几次想抑制那激动的眼泪，然而，心头一热，泪水还是把眼睛蒙住了。唉，要是没突然染上沉疴，跟李白在一起多处一些日子，那该有多好！他泪水盈眶地想。可这病魔缠着自己，要夺去自己的生命，还能希望什么呢？

吴指南平卧舱中，脸象一张白纸。他虽然勉强喝了几遍药，却一点也没见效。他的两颊深陷，两眼无光，呼吸微弱。他已是奄奄一息。这便如何是好？李白束手无策，万分忧急。

这时，吴指南在迷迷糊糊地想：要和李白订生死之交，固然已勿须再说再问了；然而，在弥留之际，

有些话儿，还是该趁早向李白说一下。不然，一口气换不上来，那时就是要说，也来不及了。

吴指南悠悠地想着。他觉得脑子是恍恍惚忽的，身子好象悬在半空似的虚飘。象这样恍惚片刻以后，他又觉着神志似还清楚。他定睛一看，李白还是那样焦急地守在自己身边。他感觉有千言万语从脑子里涌到了嘴边。但他没能一下张开嘴，只嘴唇在痉挛着。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。他知道自己这会儿纵然不死，待会儿也要与世长辞。因此，他终于张开了嘴。他才要说话，李白却问在前面：

“指南，怎么样？觉得好了一些吗？”

吴指南摇摇头。他想把身子支起来，因而虚撑了一下。可是身子直打晃，完全不听使唤。李白慌忙伸手去扶，吴指南支不住，就势一倒，李白的一只手，就给压在背下了。他颓丧地望着李白，向李白苦笑着。他微喘了一会，微弱地说道：

“白兄，我不能陪你再游吴越了。”

李白轻轻地抽出给指南压着的手，忍着泪水，制止道：“指南，别这么说。你才病一天，病又不算沉重，怎这么说？”

吴指南又向李白苦笑着。

“唉，白兄，我也不愿这么说，可我晓得自己是真不行了呵！人早晚总是要死的，我倒并不惜死。只是死得无声无息，我却不甘心。但病已如此，只